

一辈子都要被他宠着



倾诉人:李婷

倾诉时间:2月25日

主人公:李婷、沈广洋

正月十六日的清晨,蚌埠火车站的站台上,沈广洋依依不舍地送走了爱妻李婷。电视上经常出现的画面又一次上演,李婷在动车里趴在玻璃上朝外望,而广洋在站台上跟李婷挥手,再挥手,直到动车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。

李婷说,这一天的早晨,她像往日一样,被沈广洋从睡梦中喊醒。还在睡眠朦胧中,广洋就将她的早餐“喂好”,然后帮她提着箱子,走出家门,上了广洋的车,然后继续睡,直到火车站前。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火车站台,偶遇帅哥

早在四年前,李婷因为上大学来到了蚌埠。认识广洋就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,李婷提着两个箱子,非常艰难地往出站口移动着。一位帅小伙突然出现在李婷面前:“需要我帮忙吗?”李婷愣了一下,抬起头看到,眼前这位男士身高足有一米八,面容非常清秀,一身合身的衬衫,衬托出这位男士的身形,非常坚实。

“哦,谢谢帅哥帮忙,我到出站口打个车就行了,谢谢你啊。”李婷语无伦次地说着,帅哥二话没说,提起一只大箱子,很轻松地就走了。李婷拖着另外一只箱子紧跟其后。出站口,等出租车的乘客非常多,李婷在路边等了半天依然没有一辆车。正在失望之时,刚刚帮助李婷提箱子的帅哥,不知从哪里开出了

一辆轿车,停在了李婷面前。

只见帅哥从车上下来,冲着李婷问:“到哪里,我送你吧。现在你不好打车的,还提着这么多东西。”说着就将李婷的箱子往后备箱里放。李婷开始着急了:“不好意思啊,你已经帮我了,不能再麻烦你了。”“我去蚌埠学院,你顺路吗?”“我自己可以去的,你先走吧。”李婷似乎一开口,就是一堆没有逻辑、又说不清楚的话。

帅哥笑了笑,再次问李婷:“你去哪,我送你。你付车钱,这样就没有负担了吧。”“还没有等李婷反应过来,帅哥已经将行李放好,将车门打开,让李婷上车。

碰破额头,再次偶遇

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,李婷很听话地上了车,怯生生地说:“我去蚌埠学院。谢谢你啦。”

半小时没到,学校到了。李婷的行李被帅哥迅速卸下,交还给她。此时,李婷才想起来问:“请问你贵姓啊,多少钱车钱。”帅哥回答李婷:“给你一个号码吧,有困难找我,车钱你不用付了,请我喝水吧。”“好,你稍等一下啊。”李婷迅速地跑到学校门口的商店里,为帅哥买了一瓶水。帅哥一口气,喝了半瓶,这才说:“我是蚌埠某医院急诊科的大夫,没事别来找我,有事一定要来找我啊。”

帅哥给李婷留下手机号码时,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——沈广洋。

如同童话故事里的一样,李婷在学校准备元旦联欢会时,无意中,同桌搬梯子碰到了李婷的额头,顿时李婷眼冒金星,额头还出血了。班长看到后,赶紧报告老师,随即将李婷送往医院。

巧合的是,接诊的就是沈广洋,看到李婷眼泪汪汪地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,沈广洋迅速为李婷处理伤口,还一边责怪李婷:“怎么这么不小心,要是碰到了眼睛,就要麻烦了。”“不小心撞

的。”李婷弱弱地回答。

尽管同学和老师也都解释是不小心撞的,但是沈广洋当时凭着自己医生的身份,还是借机发挥,把同学和老师都说了一通,似乎这样才能让李婷的伤口转好。

玻璃美人,呵护倍加

几次换药后,沈广洋和李婷开始联系。直到李婷毕业那年,沈广洋提出和李婷交朋友,而李婷没有任何考虑就答应了。

在沈广洋的眼里,李婷是个非常弱小、随时都会被拍碎的玻璃人,非常需要照顾的。沈广洋甚至认为,如果没有他的照顾,李婷肯定就会生活得不好。因此,沈广洋总是在李婷需要的时候,就出现在眼前,而李婷每次遇到困难了,第一个电话,肯定是打给沈广洋。

经过两年的恋爱,沈广洋将李婷娶回了家,而李婷这个“小迷糊”似乎还是没有学会照顾别人,相反,每件事情都依赖沈广洋。因为只要她遇到困难,一双大眼睛就会噙着泪水,沈广洋就会被当场“石化”,然后不要任何理由,他便会把事情全部解决。最关键的是,沈广洋说:“我就是喜欢照顾她,从第一眼见到她,就想疼她,爱她。”

如果你想问李婷有哪里让沈广洋看上的,沈广洋一定回答:“第一眼的眼缘,加上打心里喜欢,所以我选择了她,不后悔。”

李婷说:“这次我来合肥开会,要离开广洋7天,他觉得非常受不了,白天不停打电话不说,还准备在调休的两天也来到合肥,陪我一起开会。”

李婷说:“被人宠着感觉很幸福,希望我们一起牵手到老,而且我要一辈子被他宠着。”

王玉/文

(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了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)

微情感

父亲的劳作

父亲的手,不再像以前那样利索,篾刀在手中有些颤颤巍巍。父亲老了,眼也不好使,每破开一根篾条儿,都要眯着眼睛端详半天。细长的篾条儿从父亲的手中延展到地面,又从地面慢慢悠悠地回到父亲手中,一只竹篮的雏形跃然眼前。父亲全神贯注地,犹如侍弄着自己的孩子,全然没听见他推门进来的脚步声。

从他懂事起,父亲就一直编织篾货。那些篾筐、篾篓、篾篮……,父亲一编就是大半宿,第二天,天刚麻麻亮,父亲便挑着满满一担比人还高的篾制品,咯吱咯吱地去赶集了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父亲不知编了多少只篾货,不知熬了多少夜,也不知赶了多少次集,才将他们兄弟三个抚养大,又供他念完大学。如今,两位哥哥都已成家,而他也拥有了年利润好几百万的公司。为报答父亲,让父亲幸福地安享晚年,他打算接老父亲到城里住。

每次回家,只要看到父亲做篾活卖钱,他就会极不高兴。饭桌上,老父亲执意要留在这个地方,任他磨破嘴皮,也不愿随他去城里,并从床头褥子下摸出厚厚几匝一元、两元票值的毛票子,沾着口水饶有兴致地数起来。显然,这全是卖篾货换来的。父亲数完,神情黯然地指着屋后那片竹林说,我走了,谁来做篾活?

他忽然懂得了父亲的劳作,父亲编织制品,迷恋的并不是财富的多少,而是劳动的过程,忙碌且快乐。

彭霞/文

味道里的痕迹

我是土生土长从农村土坷垃里滚爬出来的,从小就是吃着咸菜窝头长大的。一说美食,周围的朋友有点瑕不掩瑜了,抚着油腻丰硕的肚子,总是叫嚷着能否有点清淡的,最好是一盘香油拌的咸菜窝头。我是不屑的,就这点出息,一想起充斥在整个童年里的那单调的周而复始的咸菜窝头,倒有点手脚冰凉了,早就腻了那种乏味。

这些年日子自是富裕起来,每每回到家里,不用督促,都会欣然摸起锅碗瓢盆,按着小时候从父母衣钵里遗传来的美食思维,按部就班做着各种家人喜欢的饭食,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小心思,不说精致,最起码的原则一定是个个心满意足、碗干碟净。饭后再打着饱嗝,评头论足一番,那小日子就更惬意了。

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又是农村,窘迫的日子尝了不少。想起来,那时候也有以苦为乐的饭食,春天冰雪化净,各色野菜便如春笋般聚拢在柔和的春风里,母亲会分给我们兄妹一人一个小篮子。我们便满荒野里搜寻那棵棵沾满甜润与鲜嫩的各色野菜,等我们把满满一小篮的野菜交到母亲手里,母亲就会做出各种美味来,仅仅那满桌的绿意就会使你食欲大增。

虽然,我不会玲珑八面地逐一叙述埋藏在自己记忆深处那碗里的温馨,但它确实实实在让我快乐过,温暖过,幸福过。

段雨波/文

记录快节奏的生活,记录一段时间的情感生活,几百字的表述,烙印瞬间的故事,唤起心灵深处的情感,书写我们可歌可泣的人间真情。

邮箱 weiqingganscbx@126.com
 等待你的精彩故事,分享你的美丽人生。

爱恨纠葛,五味杂陈。
 如果你有心事,请向我诉说。
 有心事邮箱:
 1939574580@qq.com,
 或者直接对话
 qq:1939574580。
 或许不是最好的解惑者,
 一定是最好的倾听者。